衎石齋記事續稾

衎石齋記事續稾卷六

嘉興錢儀吉新梧

刻經苑緣起

予客授大梁日惟以溫經爲事辛丑河患行笥故書殲潰闕失其存者僅十五意甚惜之河平再告終講日與曉瞻方伯素園廉訪兩先生思欲刊布古書廣六藝之教予因以所藏經解相質兩先生開卷忻賞任爲剞劂鵠仁學使子仙松君兩觀察皆欣然爲之助郡邑賢大夫聞之亦多分任而樂與有成也於是鳩工開局次弟

付梓今夫聖人之經猶日月也非徒爲窮高極遠不可企及而已蓋以晝夜代明而人事上下鉅細皆依之以有立而不可須臾離也先儒傳注猶測天之器也人立一法焉豈必躔度占候不差累黍哉然而觀象定時成天下之務非假是不爲功故六經不能一日去諸身而傳注諸家或因或創或大醇或否要各有其塗轍皆將因之以窺尋仁義道德之旨善學者得其開見泯其異同慎其辨論優游饜飫壹志誠通以深造而自得至於正己而物正成己而物成然後道可達而政可舉也諸

家之書多單行本自宋以來有爲叢書者類采子史而經訓箸錄亦鮮惟徐氏通志堂所刻爲時盛舉近儀徵阮氏實敓爲之是編所錄凡徐氏所有者不更及校讐審定竭其檮昧凜乎懼有遺焉諸公聽政之暇稽覽載籍時出善本多所裨益凡得若干種諸經略備先爲一集列目如左庶幾有同志者爲之補正益擴而充之而未有已也

春秋纂例識後

春秋託始隱公諸儒各以意窺測瞀然異辭獨陸氏譔啖趙二家纂例於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沈括以爲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余攷叔佐之作春秋統例其序曰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與陸氏紀年可以互證詁明而沈氏猶以史記惠公即位在東遷之後爲疑至王伯厚引吳仁傑鹽石新論乃知陸氏之說本何休公羊音訓音訓久佚

唐人猶及見之邵公大儒且為春秋專家之學其言必有所受而春秋以前紀年諸書頗多差異如三統自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四年魯世家自伯禽至隱元年財得三百二十五年中閒誤漏知不少矣不必據彼以疑此竊謂陸氏此條信而有徵實足以明一家之學而息羣訟之喙又如三傳經文差謬篇稱隱二年公會戎於潛公羊潛作岑宣十五年蝝生之下公羊無饑字襄六年宋華弱來奔公羊弱作溺僖二十年郜子來朝穀梁作郜子昭十三年甲戌同盟于平丘穀梁作庚戌莊二

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左氏無公字僖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左氏無父字以上諸條今本三傳皆同恐是後人臆改也又如僖七年甯毋之盟公穀無鄭世子華注云左氏有鄭世子華誤加之也攷左氏謂子華以欲去三族得罪於鄭是冬鄭伯請盟於齊是先未同盟可知今三傳經文皆有鄭世子華顯然譌羨襄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注云左氏災下又有宋字衍文也今本有宋字文十三年邾子籧篨卒字從竹與公穀同今左氏獨從草據此皆可正其誤其他盟會諸

國多寡不同者地名人名聲近文異者尚多有之經典異文在今可攷者惟陸元朗釋文一書耳段氏玉裁據徐彥公羊疏所引盟於禮祥之異文釋文有未及者謂古本不同至多釋文不能盡載此纂例所引先於徐氏遠在開成刻石以前正可以補元朗之闕昔袁清容居士太息於春秋之學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而唐世傳春秋家皆廢居士得寶章桂公所校陸氏纂例以爲他無善本又得徽旨三卷爲皇祐開汴本且書其後云當永爲子孫寶俾勿墜云予子寶惠得明人舊本於京

師不箸刊行年月或出於袁氏所見本不可知暇日參
攷經傳讐校數過疑則注之不敢輕易本文子仙觀察
見而善之爲付剞劂因略述此書之可實貴者有如此
書之卷末學者其毋忽諸道光丙午黄鍾之月

吳園周易解識後

易上繫大衍之數以下經文五代以前皆如注疏本未之有易也安定胡氏始疑其有脫落倒錯自爲攷定其詳見於倪天隱所述口義程子易傳不注繫辭其經說曰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其言即本之胡氏而朱子因之移易前後遂爲今本夫天地之數即五行生成之義亦即大衍之數鄭虞以來其說從同宋儒雖推衍河洛而五十五之數亦非有異也善夫橫渠張子之言易也其注天一地二三十字

謂此語當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然聖人之於書亦有不欲併一說盡慮易知則不復研究故有易有難或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心此不欲輕易經文也顧自明以來讀易惟主本義汴宋諸儒釋經舊文多爲竄亂如汲古閣刻東坡易傳其文一與本義同豈可信哉卽知常易解後篇殘闕胡廣諸人竟以本義補之曾未計朱子之書非知常所得見也猶幸繫辭經文次弟得仍其舊斯可寶貴知常之名文獻通攷誤作轅焦竑經籍志誤作輾亦賴此本正之若其生當叔季

主闇臣諛上下相蒙方爲豐亨豫大之說獨能進泰卦之論凜復隍之戒愼苞桑之防惓惓入告冀其君之一悟時之一治也乃未幾而有北轅之難蘇洵所謂天下被其禍而徒獲知言之名者也亦可慨也夫

詩總聞識後

昔黃東發說詩朱呂二家外惟取雪山王氏知其書在宋時傳習者衆而明以來未見專刻今素園先生重梓衆珍板本以廣其傳余任校讐之役閒有是正識於下方亦有知其有誤而無可覈定者如曹風鳲鳩其弁伊騏注云說文騏作琪攷今說文未嘗引此句惟綥字下引詩縞衣綥巾俗本說文綥從畀聲誤今從段氏說乃鄭風出其東門之文而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君璂讀綦引詩其弁伊綦陸氏釋文璂本亦作琪蓋綥是正字綥弁

緇衣皆當作此體綦乃或體騏璂琪皆假借字也然則雪山此文或援周官之琪而傳本誤爲說文邪抑當時所見許書別有引鳲鳩句而今本佚之邪小雅四月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注疏本作爰其適歸朱子集傳元時刊本亦作爰注云家語作奚未知何時妄改本文直作奚字雪山登第稍後於朱子著書亦稍後故如魯頌閟宮商頌苞有三蘖皆引朱子之說此或同於朱子作奚然注中何以不言竊疑是本錄自永樂大典或當時專宗朱子之學胡廣等輒依集傳徑改經文如此邪皆不

可攷矣校書之難前人謂非劉向揚雄弗克任也末學
膚受所可自勉者惟不輕改本文耳是書又更無他本
可校故此類悉仍其舊既竣事略識其意以質大雅道
光丙午黃鍾之月

周官新義識後

昔王荊文公以周官泉府一言禍宋迨南渡後既已罷從祀斥新經盡棄其所學然當時諸儒釋周禮者猶多稱述知其言固有不可廢者已顧傳本人間幾絕近世藏書家亦鮮著錄往儀徵相國撫浙時許諸生就杭州文瀾閣寫書余錄得經說十數種此其一也是爲永樂大典本因參攷諸家傳義有引王氏說而此本不及者知胡廣等所見不獨地官夏官之有闕文也爰爲補錄凡得百三十餘條悉注於下稍爲增多矣字說久佚不

傳獨見於此注中其於六書之義違戾已甚輒依許氏書正之庶幾學者不爲所誤爾考工記注二卷爲鄭宗顏輯前人言之致確而舊本猶署安石名豈以中用字說尤多固爲王氏一家之學邪校讀一周因識其後

瑟譜識後

先伯父侍講公未第時效力　四庫館直黃簽處旋入翰林充纂修官此熊與可瑟譜六卷猶是館中纂修底本前列提要與今書詳略不同則以全書告成續有增定此其初本也朱闌莊楷而傳寫亦閒有譌奪暇令寶惠取所徵引舊籍略依元本讐對如旋宮六十律圖正變之差悉從西山蔡氏書是正之又如詩譜鹿鳴以下十二篇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互有異同通解今无暫本恐與可所見本不同不敢臆改悉仍其舊詩新譜賜

虞以下十七篇與可剏爲之者案其所用律調有不相應者輒據本調七音當用者及本調起調畢曲之法審定之條理秩然可觀矣與可咸淳進士八元後史稱其不肯表襮苟進嘗爲兩郡敎授協詩歌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著琴賦二篇累數千言今見于蘇氏元文類中其經說雩禜篇云余之爲琴譜妄意爲世用則擬歌載芟於春社歌良耜於秋社歌雲漢於雩旱又云祈雨多在六月以林鍾商譜首章以林鍾羽譜後七章然其譜須於詠歎之中寓歌哭之意怨招怪

吠不敢附於譜中今攷本書無此三詩亦可見前賢著
述慚爲世用而愼於立言如此是書世鮮傳本松君觀
察雅好博古既刻李氏儀禮集釋竣又以鄉飲射燕皆
以瑟歌詩也併鐫是譜得相證明以廸學者余尤幸先
人藏本之流布一時也刋成謹識其歲月道光丁未林
鍾之月

跋虢季子白盤銘

右虢季子白盤銘前郿縣知縣徐君燮鈞郊行村民秦以飲馬而得之者文百十有一字吳子苾按察以拓本遺子並示諸家跋語首言隹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或以四分術推之定爲宣王十二年所作丁亥月之三日也據詩小明二月初吉傳曰初吉朔日也毛公於諸儒最在前朔爲初吉蓋周人語董廣川跋史伯碩父鼎其銘詞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謂支干剛柔相配巳子者戊子也因推其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

日朔當戊子背人釋金石文不背經訓如此近世多通疇人之學者若以此支月朔丁亥推其年庶幾得之中言博伐厥狁于洛之陽厥獫狁即玁狁昭然易了洛水在雍州職方之涇洛也雒水在豫州職方之熒雒也其字分別自古不紊後人惑於黃初之詔經傳中亦多妄改段懋堂氏辨之至確此器出於郿而銘字為洛其為周京古物無疑洵可珍貴後云王各周廟宣廟爰卿廟即榭字春秋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傳曰宣宮之謝也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𢧐室曰

榭曰宣宮之謝者蓋謂宣王之廟猶有屋檄前者永[illegible]以宮爲榭也何邵公曰宣宮周宣王之廟也此釋宮字如桓宮僖宮襄宮耳而釋謝即用爾雅亦非有二義古者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杜元凱言飲至之禮飲於廟以數軍徒器械及所獲也蓋饗固於廟飲必於堂堭閉堂堭用爾雅注理固宜爾惟宣榭之義嘗時自取美名即不必如服子愼宣揚威武之說亦必不以先王之尊諡目其下室可知也又如成周之名據鄭君書序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然則

成周之名在成王時矣宣廟之名獨不可在宣王時乎
宣榭文古器中多有合以春秋所書知東遷後宗廟之
制一如宗周即其名亦未之有改也執下一字劉燕庭
方伯以爲縶陳受卿太史以爲訊了從燕庭孔下一字
太史謂是顯異文亦疑不類獻戒于王多讀爲獻戎許
印林以爲馘省首太史以文左爲爪謂即俘之異文以
戈獲俘意于深塙之

跋太公呂望表

史記齊太公東海上人而此表以爲汲人水經注清水篇稱汲東門太公廟碑載縣民會稽太守任宣白令崔瑗謂太公生於汲舊居猶存其言符合瑗爲汲令在順帝之世東京近古其時士大夫多好采錄郡國先賢行事若趙邠卿三輔決錄是爲後世譜錄之祖而此則縣之鄉先生告於官守者其言必不妄此表太康十年立時代相接舊聞相承太公之爲汲人也信太史公書本之孟子孟子但言辟紂而居東海未嘗謂爲東海之人

也子則正以辟紂之文而諡信其爲汲人蓋汲近朝歌太公不欲爲紂用故辟而東走耳若孤竹在今盧龍縣境距紂都遠矣而伯夷國君之子也其讓國亦辟紂也故孟子曰非其君不事伯夷也然則二老行遯迹同事異雖年世闊絕猶有可攷見如此表辭般谿之山亭林謂般卽磻之異文則又非是傳記多言文王得太公於磻谿是磻谿游處在歸周之時非東海之流寓亦非汲之里居也水經注渭水篇於陳倉之磻谿謂磻谿出茲谷谿中有泉卽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水次平

石釣處其投竿跽餌兩厀遺迹猶存盍道元目驗言之
翔實如此於汲縣則云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人
亦謂之磻谿太公砰紂之亂屠隱市朝遯釣漁水何必
渭濱然後磻谿苟愜心神曲渚則可斯則達人之大觀
亦解紛之篤論矣表又引汲冡所得周志之文曰文王
夢天帝服元禳以立於令狐之津禳字不見字書說文
襄下引漢令解衣耕謂之襄亭林深以爲譏不知此許
氏釋襄字从衣之義經典襄字皆假借義故引漢令之
言以明之汲冡書許所未見此云衣元禳則禳爲衣名

無疑黃伯思以昭鄉字指引衛敬仲字說有䙰字隋經籍志有晉中庶子郭顯卿雜字指一卷疑卽郭書避唐中宗諱顯爲昭如晉以昭陽宮爲顯陽宮耳謂是古文足補許氏之闕是說也予猶疑之說文云𣎵从巿匹忍切籀文𣏟从𣎵匹卦切又云𣽁水行也从𣏟㐬篆文从水𣦸徒行濿水也从𣏟从步篆文从水許書先篆後古籀此則先古籀後篆蓋變例也然此从𣎵从𣏟者𣏟爲葩之緫名匹卦切沝爲二水之壘切皆有其字故許以爲部首若二衣者不成字褱本从衣不當更加衣於左且許書傳訪通人賈侍中以下二十餘人皆采錄之衛宏與焉衛

有古文不應見遺恐昭卿傳述亦不必果出敬仲也竊

謂周志之文當作元襄書者加衣漢季碑版多有俗體

況晉邪此襛字王大理所錄誤从示今𨒪酷於河北新

得衣字分明攷趙明誠黃伯思所傳皆同故備論之周

志又云王見太公而訓之曰而名爲望乎訓說文大呼

也引春秋傳或訓於宋大廟今左傳本作叫惠氏謂當

从說文於此表更得一證

跋岣嶁碑

岣嶁碑摹刻本徧於天下此本爲先學士公得之閩中者暇日錄諸家釋文左方以備省覽李御史跋多取楊升庵語因並錄升庵集一篇著其所自升庵所謂長沙本恭郎游宦紀聞所述何子一事其稱王象之輿地紀勝是書明人未之見即升庵宅簷迹所徵引亦但有碑目耳嘉慶初宋本始出予傳錄得之其衡山郡古迹有岣嶁碑注惟引昌黎詩無升庵跋中語昔人謂楊氏喜撰造古籍豈類是邪或宋以後地志引前人書多意爲

點竄閒有已見亦不復分析而楊氏遂仍其誤邪繫辭易結繩爲書契九家注曰契刻也周官小宰質人司會之書契乃是劵要非三五之世所有故予以九家爲可信說文楔櫼也櫼楔也公羊鍰其板鍰一作櫼契與楔同櫼與鑯同金石簡書等一刻爾禹鑄鼎象物神怪瑰異猶有契況文字乎然歷歲縣邈前無所受知爲何等語也嗜古者相爲是非存而不論可矣近日盧氏中山河口見有磨崖大字似洛非洛體近秦篆亦有指以爲禹迹尤無足據云道光戊戌定廬居士記俞寶忠書之

唐蜀王故西閤祭酒蕭公墓誌跋

桂山同年關中書至云新獲隋唐舊碑十有三以褚登善書蕭公誌爲冠先以寄予誌略云公諱勝梁中宗宣皇帝之孫太尉安平王周柱國巖之第十三子封宜陽侯青蓋云歸授散騎郎皇朝爲上輕車都尉蜀王西閤祭酒永徽二年八月十五日薨於萬年縣之崇義里即以其年八月廿二日窆於萬年縣寧安鄉鳳栖之原案梁宣帝詧諸子見於北史者明帝巋爲第三子長子嶚早卒巖第五岌第六岑第八唐宰相世系表失書嶚而

巖次岌後蓋誤史稱巖封安平王歷尚書令太尉太傅蕭琮朝隋隋人因襲梁至都巖遂以城附陳陳授巖爲東陽州刺史陳亡巖亦被害誌所稱者巖在江陵時故官其爲周柱國亦當在蕭歸朝周之時而史略之也蜀王唐初有三高祖子霍王元軌太宗子鬱林王恪悼王愔也元軌以武德六年封恪以貞觀二年封後俱改封吳王事皆在前愔以貞觀十年自梁王改封于蜀至永徽中坐罪廢爲庶人以其時攷之此蕭公爲之祭酒者其悼王與崇義里者隋煬帝改坊爲里其後坊里通稱

宋敏求長安志唐京城南面朱雀門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門街萬年長安二縣以此街爲界萬年領街東長安領街西崇義坊在朱雀街東第二街坊内招福寺本隋正覺寺酉陽雜俎云正覺寺國初毀之以其地立第賜諸王蕭公爲蜀王府官宜其居此也寧安鄉不見長安志志所列諸鄉皆在宋時故萬年有七鄉名皆不同矣銘云楚國琴響盡用鐘儀南冠事下句秦時故侯用召平事及前咸陽布衣諸語皆爲故國王孫志慨此時蕭老公之後已易三姓故無所忌諱也碑末行題刺史褚

遂良書褚公以永徽元年貶爲同州刺史三年召還此
二年刊銘宜稱刺史其後再貶愛州年餘而卒距此五
年耳此其晩年書也趙子固稱褚書容夷婉暢如得道
之士此雖刻石猶可想見桂山書法古厚宏平賞契之
深也請此以復桂山更望盡搨十二石之文以示我
隋唐閒葬期之速見於銘志者若張景略二十日而
窆李文夫人劉氏十六日而窆已爲渴葬今蕭公之
窆距薨財七日殆又甚焉禮報葬者報虞孔穎達謂
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卽葬蕭公豈貧者與抑以府僚

居於王所不得久停官下與

跋岳忠武王墨蹟卷

鄂忠武王之見忌於賊檜也非獨以敗和議以王嘗密疏高宗請建儲也王孫鄴侯跋朱文公儲議帖言之詳矣當宋室危難而思陵無嗣育瑗陟明草野之言雖用而不終檜方恣肆挾強虜以脅其君恫喝中國惟吾所爲一旦事變倏起國本未有定蹈隙假以樹不軌之計其勢位其詐力其黨羽其積威之所制是豈張邦昌劉豫之徒所能跂望萬一者哉得金人一言以合於國爲齊爲楚孰得而禦之夫旦深根固蒂不能驟亡也而王

則早巳窺其隱而折其謀夫以王之忠孝仁勇爲羣魔所指中原豪傑雲集響應奔蟻恐後觀於朱仙鎮班師之日舊京父老抱王之馬足慟泣請留召良工寫王之貌家家尸祝今杭州塑象請之汴中而肖焉猶當時傳本也人心之愛戴於王如此假令度河而北千里直指咸若震霆澤如時雨宋之遺黎獻必皆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醜虜望風褫魄角槍題注倒戈之不暇豈敢逆我顏行故疆盡復席卷燕雲決然而無疑也如此則和議敗和議敗檜亦終能要君而固寵亦非有不安其位之過

慮然而趙宋之鼎泰山四維操莽之姦無所得㩦此樸
所以毅然切齒㺚噬於王也疏上於紹興十年之夏丕
北討將發時也此後遂解兵柄以及於戮嗚呼王居閫
外之任不得陪奉中朝詢議惓惓社稷首建大謀遂啟
孝宗而末路之酷曾不能望孱主之一悟以保其軀悲
夫悲夫是卷為王手書謝元暉㦸使下都夜發新林王
京邑詩剛健流麗正合鄴侯所言先王筆法源於蘇者
雪樵先生藏之有年今自京師寄於開封郡守鄒君鍾
泉屬致之湯陰王廟中庶世守不散失鍾泉具記其顛

末因以捧示儀吉幸生鄰侯鄉里郡之金陀坊卽侯髗
天辨誣箸書地也又數謁王之祠墓攷王之遺事知元
人修史固多漏略敬覽遺翰妄識數語於末以質於王
之賢後人爲何如也

跋吳貞肅公書

右吳貞肅公與祝開美書二通其一有妖夢是踐語卽明史本傳所載未第前夢隱士誦文信國零丁洋詩者也隱士爲蕺山先生通籍後始相識其後果同殉國難予每覽左史以來紀夢幻事未敢深信今觀吳公手迹知史言爲不誣周官六寢大抵天人之感亦關于其人之志氣得之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而文王夢帝與齡且以與其子而天且弗違焉是豈常人之情所可訢合者而方望谿氏斤斤然以事不經見輒指爲莽歆增竄

亦過矣然近人紀事好言夢如謂史忠正母夢信國而生

高宗聖製中已正其誤予偶見于忠肅年譜乃謂于父奉事信國至嚴敬一夕夢信國自言願爲其子以報使于父果有是夢耶亦可謂荒忽誕妄之尤等諸囈夢可也將贈送之不暇而可宣之齒頰耶予以是知輪迴之說之大有害於名教而君子之爲學必夜攷之夢寐以自驗其心之誠僞者誠有所不容已也己酉春日

跋周櫟園侍郎自書獄中詩冊

右爲周櫟園先生在　詔獄中所書北雪詩摘句以貽其友吳君冠五者也先生順治丁亥由揚州兵備遷閩臬擢藩甲午　內召副憲時鄭芝龍猶爲南安伯奉朝請其子成功據厦門日以乞降緩我師先生發其奸請停招撫議一意進勦尋有
旨執芝龍繫獄先生遷戶部侍郎鄭氏大恨以重賂謀報公閩有二帥有怨於先生媒孽大府飛章入告丙申赴閩聽勘會鄭賊圍福州急撫部宜公永貴出先生從

扞中任以城守先生部勒平時所善諸文士指揮扞禦賊夜乘雨潛起內薄西南隅士民踴躍爭赴先生手大礮殪其酋三人賊始解圍去其後

聖祖詔諭吏部謂亮工在閩守城獨當射烏樓一面者也時獄猶未解某按察先於先生未至時據佐證定讞附重論至是驗問皆無有節佐證數十人亦皆嗷號訟冤後按察程公之瑢平反以上撫部不敢任請　廷質竝劾推官田緝馨等五人送京師已而法司論罪如前讞會有風異　詔省刑改戍甯古塔謫遇大赦得歸而

芝龍亦伏誅先生起補僉事分巡靑州海防再遷江南督糧又爲漕督劾聽勘事白乃歸金陵也冠五名宗信姜西溟志先生墓謂素與黃山吳生蕃吳從公獄中久兩人對臥薄板上聯句者卽冠五也此冊先生自跋謂冤臣旦夕卽齒劍死後題己亥長至前三日盋獄事方急猶未及減論東戍也而從容鎭定如此洵乎人情所難其後跋語數十家多在獄解以後稱道冠五友誼之隆備矣方君育盛跋謂司農在江南復蒙吏議冠五攢眉灼艾兩年如一日證以先生壬子送冠五北上詩序

云冠五與予無周星之別詩云經年迷霧裏我友指朝
昏時在江南獄解以後情事適合先生屢蹈奇禍冠五
終不去先生即前史獨行傳中艮不多見固交友之至
盛亦遭遇之極窮矣先生賴古堂集二十四卷後人所
刻別有詩集單行本四卷則冠五手定者予皆有之北
雪者閩無雪丙申赴閩之歲雪三尺先生以其事之異
也顏其詩曰南雪戊戌以後京師作因顏以北雪云予
茲廉訪嘉莧羅前人翰墨零編殘帙叓護不置以其多
有關於文獻也予獲假觀略攷先生傳誌事迹書之冊

雇冠五從先生唱和九月十九日有句云花寒今十日
酒冷古重陽亦雋句也道光己酉五月五日書

書洪北江先生上成親王書稾後

先生上書之年儀吉侍母歸里世父戶部公一日書小紙以報曰洪丈戍矣則以儀吉少而知敬慕先生故也明年在閩聞有

旨釋回其後先生嘗游餘杭黃回山中飲於陳氏題其樓曰對山問月陳氏余妻家也知晚未及挐舟往見至今以爲恨後官京師得恭讀

仁宗聖製導言納諫諭仰誦

聖德所以感激臣下者不自知涕泗之交頤也上海曹

評事江爲言
赦下之日江時在朱文正公第聞之次日朱公入見
上手先生書示公公跪捧以觀則見
御筆署其首四字曰座右良箴公頓首泣而曰臣所鬱
結於中久而不敢言者至今日而
皇上乃自行之臣賀
皇上多矣尚何言伏地久之始起蓋先生上書不獨成
邸也其一卽上之朱公其二上之長沙劉相國三書一
同而成王獨以入告及先王下獄部擬從重朝士多有

傳錄其稾者歲久悉藏去余求之弗得曹君亦言故有
寫本失之矣乃今始得借觀於幼懷葢已四五十年往
來胷中恐自此老死終不獲見者一旦快然卒卷伏讀
盡其辭意幸何如已因得見先生之上輔
君德下凛民瘼指陳時政侃侃然無所回撓宜有以承
先帝非常之褒重而愈以仰
聖人之聽受直言無所不容至此也至其論劾諸大僚
議者多以爲過毀今事後觀之如某某輩攷其始末先
生之言豈有過哉無錫秦侍郎謂先生與故都御史諸

城竇公同直書房不相能也及上書而詆及竇公今攷書中無其語幼懷言吾父自督學貴州還

朝始直書房在嘉慶初竇公去位久矣亦未同時也然則侍郎所記誤矣翰林爲侍從近臣論思獻納亦其職爾以余所聞在順治朝有若濟東唐檢討豹巖屢上書言事其後熊孝感以侍讀上萬言書

聖祖嘉覽遂見柄用自是進言者愈衆久而有竇應鄒給事之獄連及翰林言事者大臣以爲宜箸禁令然言者猶不絕雍正朝譔進經史講義則翰林與科道且同

被
命焉近則吾鄉杭編修堇浦乾隆閒上疏論時事謂用
兵斂財及
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行其流弊皆及於百姓秀水汪
太守霖前以中書充
高宗實錄校對官嘗一見其疏凡十事云其言至戇激
部議亦當重辟
上令罷歸田里而已不之罪也堇浦先生無子以族子
爲嗣三世皆一人遺聞蕭落即其疏語汪君外殆無有

能舉其槩者矣洪先生諸子皆能文著書上氣節不墜

其先此稾及前應

御試征邪教疏皆當時子孟慈手寫而幼懷寶藏者予旣

得錄副感慨欣躍敬書其後而歸之時道光甲辰冬仲

也

太常公與石山沈先生書墨蹟跋

右札爲先太常公與石山沈親家先生者先生名謐字靖夫嘉靖己丑進士石山其自號後爲石雲以名其集也官行人遷給事中以言事出爲山東僉事聞母賀疾乞歸家居十年母服除補江西屯田僉事尋上計便道省父抵家遽卒札云脫纖縞而卽吉又有禫𪓐諸語當在先生母喪大祥時矣先生之子啓原官陝西按察副使者焦氏竑爲行狀有云丁未以後五七年朋佐石雲公治大母喪則是札在己酉以後先公以言事謫歸在

己亥時家居亦十年所矣先是戊申之臘先生訪先公於泰谿公又有過沈石山文湖不遇之詩並見公集中副使娶於錢公從弟儀制郎硤東先生女也副使之子修撰自郴我之所自出札云斯文契厚又在姻亞者以此文湖者沈先生築書院於郡治之北閻家湖之上名之文湖以祀陽明者也先生未及見陽明而私淑焉嘗從王龍谿錢緒山唐一庵問陽明之學而公則早歲從甘泉湛先生講學晚亦過文湖書院拜陽明之像時與龍谿諸賢研究異同又所謂斯文契厚者也湛氏之學

日體認天理王氏之學曰致良知宗旨略相類而公之於師門篤學力行兢兢懼末流之失當是時道學壇坫日亟附麗爲名聲者亦多有公之講學謝事杜門教督子孫進鄉里後生勉以正學亦曰仁義而已矣不事表襮不倘口耳集中與緒山言靜緒山謂仁體原靜坐中來公引程子動亦定靜亦定之言謂如此方見得仁體仁體合動靜而俱定者也與一庵言承當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眞承當也龍谿述陽明之言常教人以游公謂持此乾乾之衷朝夕庭除何異周流湖海龍谿緒

山與蔣鹿園聚講於杭州招公與俱公書謝不赴自言
爲一室之游寂寞枯槁大鵬自九萬鷦鷯自一枝也蓋
公之闇修默證深造自得者固有在矣此札後云緬想
主賓禮法之契鐙火詩書之談文湖之上秋空天浩高
明之樓雲飛鳥翔坐收其勝心納其元夫以元言勝賞
方且爲企羨之詞而必先之以詩書禮法豈非先公爲
學宗旨體道之所在雖造次問訊閒亦將以己所得力
者期與諸賢共得之乎嘉靖去今三百年矣我考求公
遺墨三十年僅得此後又得與蕭先生書一紙以奉從

爻少宗伯公少宗伯公爲之跋舉大雅永言孝思之辭

俾錢之後人思公之仕何如思公之學何如儀吉至愚

昧日誦公遺語往復窺尋恍然有啟於心若可以證明

此學者敬書之以質我宗人道光十有九年夏五月大

梁書院果行堂識

記事續稾卷六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

衎石齋記事續稾卷七

嘉興錢儀吉新梧

跋童二樹尺牘

二樹山人擅鄭公三絕尤以墨梅名性炯介高晩孤行不肯爲貴人折要而友朋中亦落落難合客中州久獨善故崇安李竹澧周先生及李君東川蘇君惠波稱爲中州三友嘗論詩亦曰中州三子而於先生蹤迹尤密十餘年中牋牘往還無虛月閱今六七十年先生仲子犀圭中丞於故篋中搜得此十二件類皆論文勸學商

出處商醫藥以及問疾弔喪眞摯動人而所遇或不合一日流行坎止一日安命有常素心自定想見山人高懷逸氣迥出流輩宏先生之傾蓋定交白首不渝知所契正不獨在翰墨閒矣書法清老疏直時出古異恍覩畫梅風格吾聞山人平生以未見鄭吞松侍讀爲憾侍讀吾郡先賢也雅好收拾前人尺牘自明至
國朝名賢大僚以及山林枯槁之士累數百家予嘗借讀每歎士大夫或遺集盈尺有首尾讀竟了不知其中之所存者蓋自以文字爲工矜情飾貌求眩俗目而性

情之地隱矣轉不若數寸赫蹏此中眞意尋味無窮也
稱圭夙有吞松之癖昨閱所藏愚山家書令人嘅慕施
氏孝友家風此冊爲先友手迹其鄭重愛惜宜已予又
聞乾隆乙酉元日山人畫梅贈先生題句云酒闌小試
東風手第一朝開第一花是歲先生舉鄉試第一人以
爲詩讖語見蘇惠波集中並識於後

跋范文伯書 名驥晚自號燮日老人

蘇黃米蔡蔡謂君謨昔人謂是蔡京後斥之非也四家君謨爲前輩歐陽公尤推重其書法所譔晝舫齋記集古錄序多乞君謨書卽以書品亦出三子者之上文伯此卷雖合臨四家而意度筆法輪規匠矩與蔡爲近偶閱一過靜氣迎人以視偃側取態提躍振奇者固當勝之文伯大布衣博學高行書名重一時然非其人不爲作海昌人也道光丙午仲冬

跋　國朝名家畫冊

國朝畫家首稱三王此冊太常廉州二幀氣韻沈厚石谷仿燕文貴趙大年神契前人皆劇迹也吳漁山師太常友石谷楊子鶴爲石谷高弟薛辰令宗法廉州嘗自詫曰吾書可參二王諸賢淵源相接沆瀣一氣適同在一篇中良不易得玩其用筆知所從受而沈雄疏秀手眼各出不規規于形擬於此可悟文章之法亦如是耳若邵僧彌一生迂僻寫倪高士竹石野逸之致如坐清閟閣中又倜乎遠矣末幅馮金伯乾隆閒好手嘗譔墨

香居畫識者此蓋馮氏所集殿以已作其附驥之思乎

道光丁酉季夏借觀桂山同年所藏因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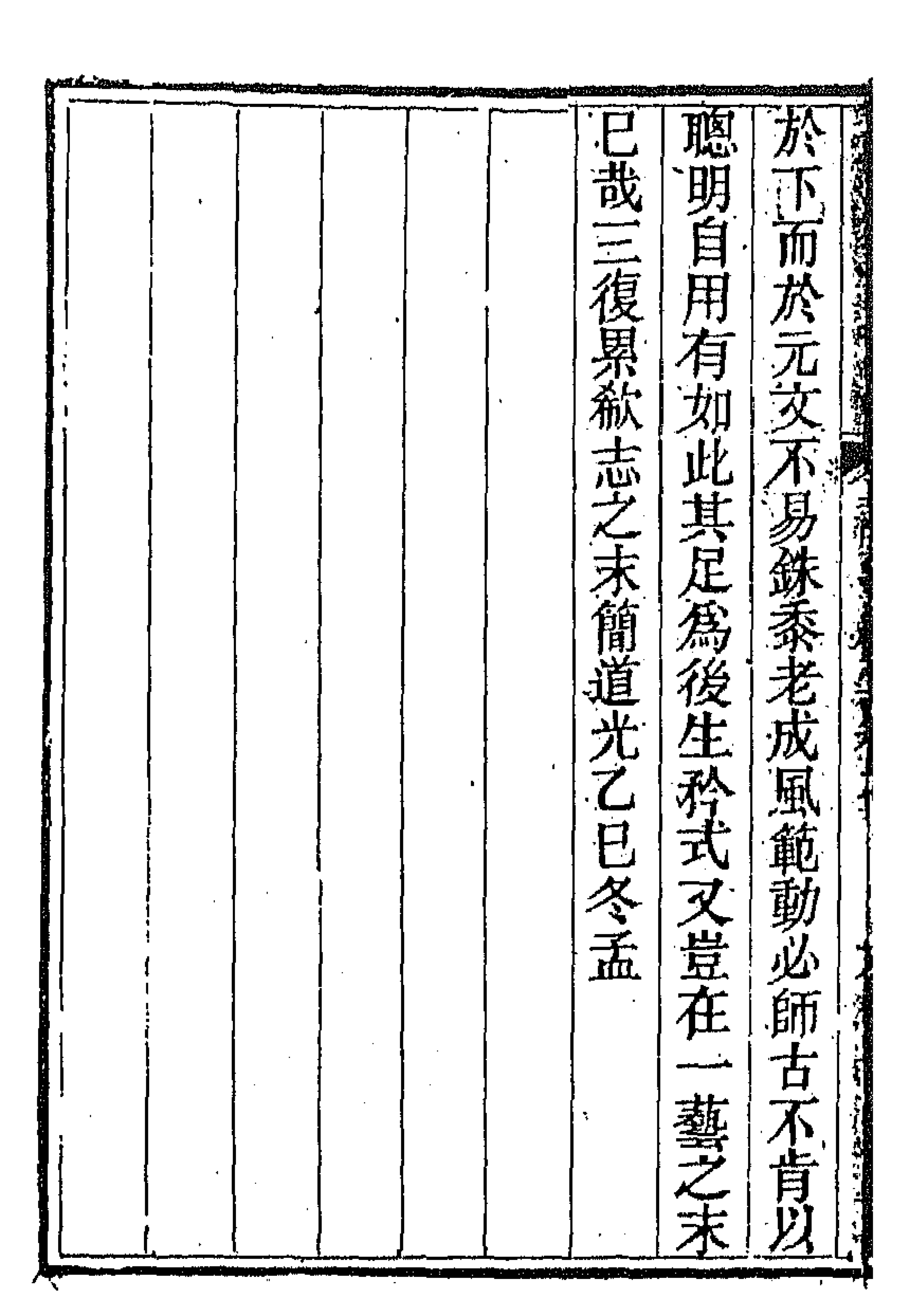
跋柳公韓山水 名堉金陵人

公韓能事如此今人鮮知之者可歎也觀自跋知嘗客宋牧仲幕府而程青谿侍郎石谷子皆與論畫有契當時非無知己百餘年來名氏翳如吾鄉瓜田外史譔畫徵錄蒐采至四百餘人公韓家金陵外史游屐嘗至其地而竟未之及何也跋語以青谿扛鼎之譽自許謂雖貧士當堅持勿下不爲人所好勿恤也是耿介之士非一技自爲者比尤可愛重外史嘗於古詩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杜詩碧山晴又溼諸語謂可悟畫理而深

以乾溼互用爲難公辭墨法正得此秘使外史見之不知傾倒若何予幸得觀於桂山齋中亟記紙尾爲鄉前哲補闕云道光丁酉長夏識于大梁書院

跋王海門大淮手錄草書辨疑

古籀篆隸遞變而至草書其去造字形聲事意日遠日怠以至不可追尋者今古遷流勢使然耳要其制作變化固意趨便捷亦必有所以受之者故能人奉楷模千祀不廢也揚子雲曰一閧之市不勝異意必立之平一卷之書不勝異說必立之師而流俗多蔑視之乃有往往策棨涉筆多誤成來疏諫誦言輒跆偭規矩而改錯而曰吾撥爾也其誰信之哉海門先生養痾燕居偶錄此冊遺興首尾卄一同點畫必謹范書有可疑者爲辨識



於下而於元文不易銖黍老成風範動必師古不肯以
聰明自用有如此其足爲後生矜式又豈在一藝之末
已哉三復累欷志之末簡道光乙巳冬孟

跋吳宮保評本杜詩

吳宮保菘圃先生以奏賦受知
高宗由編修　特擢學士屢持文柄旋以章佳文成公
薦分巡河南兼理河務遂以精練水事稱前後任東南
河督歲奏安瀾未嘗有失而宅處潰防奉
命塞決者罔不如期底績晉卿貳陟　綸扉中外望爲
重臣而文章轉爲政事所掩卽書法之美往時林少穆
尙書在翰林見一二小簡歎其筆意超妙入古初未嘗
以書名前輩蘊蓄宏遠誠不可及也此杜詩評本舊在

予家子幼時讀杜郎受此爲講授亦先學士公所嘗披閱也道光初元先生以協揆致事歸浙舟行濡滯欲得佳書遣懷予因奉之先生先生大喜謂如逢五六十年故人長途話舊又不啻與足下篷窗共讀妙文也是歲先生薨逝諸子析居偶問之次平侍御知范喬之硯今有所歸中閒已失二帙次平補之本書未有題識故屬予記於卷中俾吳氏賢子孫世守無斁道光己酉冬日

跋遺山詩集　玉蘭堂舊鈔本

遺山詩集寫本四冊前後有文嘉休承文彭文撥賓日諸印文又有玉蘭堂圖書記印第四冊前葉有十二硯齋及東吳文獻衡山世家印知爲文氏故物楷法勁秀不必定是衡山要出善書人手史壻叔平得之山陰喜以示予遺山詩單行本以至元庚午刻曹益甫本爲最古昔予里居時嘗從友人借觀凡二十卷前有段氏序詩凡千二百餘篇又續增八十餘篇今此本亦二十卷篇數略相當知從至元本鈔錄者後來諸刻卷或十六

或十四皆以意併合猶幸詩未刪削耳濟南廟中古檜同叔能賦云沈狀地中久駭淚思一鼓沈今本或作流此不知沈爲濟而妄改也唐田游巖入箕山築室許繇廟東居之自稱許繇東鄰遺山喜用其事送郝講師住崇福宮云寂寞來作繇東鄰送詩人秦略簡夫歸蘇墳別業云恨君不作繇東鄰近本繇作由查初白評本悉改爲田此本作繇可以正其誤雜詩相士如相馬以下四首與汪藻浮谿集中詠古四篇一字不異兩家年世相遠未審何以致誤叔平雖好博古暇中試詳攷何如

題孟亭居士集

故侍御孟亭馮先生爲伯陽司寇嫡孫司寇之庶子柯庭鈴任安徽巡撫將葬其所生曹夫人祔于司寇之塋前和竝列先生持不可曰是竝嫡也是誣祖也中丞曰有子之妾禮當祔矣何竝列之疑若毋以世俗之說溷我先生退而攷之得韓魏公葬所生母胡其匶後於嫡夫人尺許魏公自爲誌銘曰棺槨之制悉用降等安神之次卻而不齊示不敢瀆也中丞無以難議乃定然中丞亦守禮嚴甚嘗入覲

高宗詢及家事

諭曰汝母有賢子今封夫人矣將不爲正室乎中丞叩

首謝肅然敬對曰臣父未有遺命

上霽顏曰是也汝父未有命遂已中丞能以禮事親而

對揚俄頃閒詞達義正人尤以爲難晨起讀先生集議

庶孫父卒不當爲所生祖母承重於宗法嫡庶之别持

論斷斷因憶前聞二事足爲士大夫家範記之卷端

題解閱餘

此書序謂周君見示乃祖亮工先生見聞所集世有斥其名而稱先生者乎開卷節紀康熙丁丑上親征厄魯特噶爾丹事櫟園沒於壬子不及見矣其楊以齋司馬上疏諫獵條下云司馬先少保乙未所取士柏鄉相國條下云先少保與相國同登順治丙戌會試以此證之知爲山陰胡宛委先生後人所箸也先生名兆龍山陰人注籍大興仕至戶部侍郎加太子少保事迹見計甫草集中錄又稱其仲叔父兆麐登甲午鄉

試孝叔𤣥兆鳳登丁酉鄉試是爲宛委之子手箸無疑
甫草云先生三子惟長子存惜不傳其名書經删例書
名亦必非其舊姑識數語以俟後考

題三體摭韻

竹垞翁評此書云涼花帶風露哀玉鳴瓏玲又如食俊味盡洗官庖腥非譽兒之私言也寫本不可多得予於甲子秋日獲此妻陳質釵珥以償直藏為枕祕忽十九年矣偶憶舊事記於卷端俾後人永寶道光壬午仲冬

題大兒手校周官新義

予栞宋元諸儒經解始於乙巳七月時大兒寶惠實佐予此本予校補未竣付兒終卷今諸經栞未及半而兒亾也久矣荊公注周官未及攷工記鄭宗顏爲之補輯晁陳兩家書目皆云爾王與之訂義引荊公說攷工記凡十二條皆發明大義視鄭氏譏譏字說者殊不相蒙兒因疑荊公本有注而佚鄭乃自注非爲荊公補遺乃以所輯王氏注別爲卷而攷工記下直注宗顏名不爲無見予以史館定本當仍舊貫未之從也今以其元校

本付長孫梠藏之並識此於卷首梠少時若翁授讀周

官全部尚其厲志覃精勉承先業毋徒謂父沒而不能

讀父之書也

題困亨錄

荷兒赴京兆試念其遠行無以敎之取案頭困亨錄二卷授之俾藏行笥日省覽焉荷也至愚於事理多所蔽而心常窒於用則困矣困而不求所以亨之將終朝冥行而陷於罟擭可不懼乎夫道在目前非杳深也孟子曰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人病不求耳先賢遺書得數語皆可守以終身此錄中亦自有之誠切於體玩深其旨趣得一言之守以克私從理庶幾有昭然發蒙之時予日望之矣而豈料名得失所可擬哉錄爲欒洲趙

寬夫先生箸先生名御衆又號惕翁從夏峯講學因徙居密縣之超化砦密人至今祠祀之今學者皆知湯耿諸賢罕知先生者宅所箸尚有弗措錄寥寥數則不及此編之詳又輯夏峯粹語爲傳信錄二十五卷夏峯荅問六卷荅問及此編皆馬平泉學博刻本以贈予者道

光丁酉四月二十五日晨起書

書阮先生論策問後

阮先生此篇爲發問校士者示之的而讀書之法寓焉予因七觀一語深思之更有數說聽書其後史記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以教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卽伏生書也而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獻之其後言泰誓者非一雖其迹不同皆在武宣後得因謂伏生所傳惟二十八篇而無泰誓唐人作疏遂云遷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太史公於書親從安國問

固不應鹵莽若是據元朔元年有司奏議引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四語皆泰誓之文而董子對策在建元初亦引白魚入于王舟諸語是別錄所稱武帝末得之者不妨民間自有其書與伏書同而不可以是疑伏書之無泰誓近儒亦有據大傳八百諸侯俱至孟津語見伏生已引泰誓之文今讀六誓可以觀義一言六誓者泰誓在焉與甘誓湯誓牧誓費誓泰誓而六是伏書有泰誓益明此一說也孔子之言此其見於大

傳者六誓也五誥也甫刑也洪範也禹貢也咎繇謨也堯典也而孔叢子則云大禹謨禹貢觀事皋陶謨益稷觀政竊以大禹謨益稷二篇之目前人多言孔叢子家語皆僞書近儒又謂東晉古文多出王肅皇甫謐輩所爲今參互以觀足知作僞者隱相維護之迹此又一說也抑予少讀皋陶謨九德嘗疑因材任人何當以數限之邪乃箕子陳洪範合言之曰三德文武以之克用三宅三俊周公陳六徵於成王作官人其說亦略相準是固古帝王得人以治之大端也後世則概言之曰賢曰

能而已又且別才於德而才德輕重之論出焉而得人之盛遠不逮古然後知聖人之言綜覈精微非後世可及已三代以上政學不二蓋自六甲方名至於五禮六樂以約統煩皆攝之以數飭分職授政亦然如周禮六官所列又可見也故若子日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此亦後人讀書學古之要道一塗也實惠謁先生於揚州里第得錄此篇郵寄其弟使知所用心予因推廣言之存諸家塾云爾

錄湯狷庵詩書後

右湯君狷庵五言古詩題云囊無一文致書於吳橋令錢君告急卽事一首是爲吾從父大興公公自吳橋遷在大興六年未疾謝事旅卒京師文字皆散失季弟泰吉長而訪求得手迹財數紙耳予前在廣州遇海昌祝子鳳見公與子鳳尊人蓉渚學博書問祝貞女事卽錄以寄弟貞女學博女弟也然書非公手迹乃子鳳鈔坿家乘中者此詩又它人所作顧亦不敢慭置之記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先人

之音容日遠不可接則求其行事求其翰墨至於衣服
杯棬筐篋遺器纖悉之屬皆在所愛重況乎交游雅故
文字酬酢深或通性命而關行誼卽淺小一端流覽所
及亦譽欬存焉有可以寄吾無窮之思者而何能忘也
爰再錄之以寄吾弟狷庵名修業武進諸生嘗從學使
者校文其所主爲大興朱文正諸城竇都憲詩古文詞
多稽攷文獻之作爲越中名賢雜詠其在浙西有若秀
水高章甫章叔韓海鹽湯雲章父子徐孟孟平湖陸振
玉嗣白嘉善李喬之桐鄉沈大愚諸賢之殉節吾郡後

生或不盡舉其姓氏而猬庵能詳言之葢學古獨行之
士空爲公所結契其詩云居官巳多年作事惟一軌然
諾可終身詎比風飄耳於公之性情亦略見彷彿云祝
君名懋棠舉人留京師與先考交尤密於吾諸父行皆
相善也後任樂清敎諭卒官又有楊君東明者亦爲公
友嘗見公與先考書謂弟在閩數游揚東明於郡縣使
不困于逆旅東明兄之故人也未嘗以屬弟弟以兄變
變之頁可念今許孝廉下第不得歸知來自弟所巳厚
賚之矣差足相報否是書在辛酉四月雖家庭戲謔亦

見我先人篤于朋友而兄弟間相與爲厚又如此楊君

名潮嘉興諸生善書尤工水墨法小米

自書于忠肅公祠下詩後二首

嘉慶乙丑余偕張介侯之杭州謁于忠肅公祠介侯爲述陳左海所說如此余即記之於詩後二十餘年見儀徵阮公所記邵學士二雲之言嘗見明景泰間通政司舊冊丙署某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惜其年月未能記憶此與左海所說足相證明但左海謂在皇史宬見公疏是疏非冊而二雲不言所見之地亦未見疏差不同耳

皇史宬尊藏

列聖實錄所謂石室金匱也至嚴邃雖史官不得輕至

左海嘗與

高廟實錄竝可至焉其地在　東華門外南池子猶是

前明遺構貞元之際未有宅故或明室文字倘有存者

而左海得見之邪若二雲惟職史館不知嘗詣其地否

阮公惜其未詳又恨余昔在京師於左海財一見又未

備詢曲折爲可悵也阮公舉孫御史頤谷論英宗不當

復辟景帝易儲未爲過謂公之爲太子嘗不在易儲之

日而在請復沂王之時然此特虛爲議擬非有徵信而

左海所見疏是諫易儲者竊以易儲之是非當折衷於禮春秋非一二言可了今但欲求公事實耳當乾隆嘉慶間史官在 禁中屢見公文字蹤迹度今日尚無墜佚記此以告後之志仰先賢勤求掌故者盍盡心焉若臆決古事輕議得失做侯魏諸文士之所爲則不敢道

光辛丑孟冬之望

又

昔余以此詩示介侯因語介侯漢高帝欲易儲蕭何三諫見楚漢春秋而馬班俱未之載此視于公事其類邪

介侯爲賞歎移月余復爲小詩記之云口舌終應動乃公蒲輪虛逕采芝翁當時漢殿聞三諫會是蕭何第一功夫以鄧侯起刀筆吏佐高帝承暴亂之後摧枯拉朽適會其時耳至平城之圍竟不能展一策雖曰佐命其功業未足與于公齒然其君臣一體惓惓忠愛必不顧惜身家如後代陛下家事之說則一也時則陸大中親記聞見雖失之於良史之記述至今歷年多猶賴以攷見軼事何其幸也明自景泰以後百餘年閒遂無能詳忠肅之事者以至後生馳騁筆墨妄議是非若眯目道

黑白此於前賢亦何所加損然而有志之上經緯古今將覬聲稱於沒齒乃尋其議論輕發嘐然不足一笑此何爲也哉余嘗戒學者勿輕論前人以其便於言而昧於事巧於意而薄於性門人曹肅孫蘇源生皆好爲古文辭頗信余說守之數年不易今更寫示此段有同志者盍其覽之同日又書

徵㝨齋扁書後

嘉慶六年冬大人歸自閩賜儀吉一印曰徵㤅室欲侯官高秀才奇所刻也於今四十有四年矣念顓孫之書紳類伯魯之失簡咎悔山積幾隕於阱擭而不自知也於虖嘗欲識之齋壁以自儆省亦綽爰未遂讀易得陸公紀氏吾鄉漢晉閒大師也所傳文異為徵㤅㝨欲徵懲古字通㝨古慎字窒不行也君子知慎則欲不行矣爰題此三字命寶惠書之抑子讀易有年矣求通諸儒家法迄不得近者天牖愚衷若有微悟將欲惕貿以修

業絜靜以洗心必自法忿欲二者始因更記數言於左
方庶幾恐懼修省以厚其終以無墜我先人之遺訓云
道光二十四年先長至五日書

學蔭軒帖

一卷未開百念先埽耳自聽聲口若已告始貫章句進求壹奧玩味從容商量緫到時隙累勤日計積效事衡危疑理勘履蹈期諡身心非幕還造惟誠无妄惟靜無躁磨壘勿欹放筆即帽纖微必謹氣象近道多歧羊亾華言蟬噪高每涉虛才亦長傲戒哉小生且用儆耄

臥齋帖二首

心有守氣脾無妄思戀忿窒欲八六迺治蒼天清淨憺怡怡華萿呼吸升降攸宜腥生必斥張膹勿隨賊風

苛毒謹避密持審機調息五勝四時疇昔不戒半百而衰聞道已晚知非莫追版以自省爲後來規

忘如止水謂空明以鑒物也鑒物不關已忘如死灰謂寂滅以絕物也絕物亦失已我則異於是不水而止止而不欲其明也不灰而死死而自得其生也何作何休皆逍遙游何是何非爲衡氣機優哉游哉微乎微乎求之象罔歸吾太初

鄺湛石像贊　陳學博謙手寫

生於露瓊之樹沒於桐泠然風繆流天下名山大川海覽旋軫世不可居中篇名海覽集韶石瘖鬱而皰疏立枯嗆子非三閭大夫與驂鳳皇隮上征兮又何懷乎故都

鄒北江先生像贊

隱未見也強不變也息以踵啐於面也雲之靜攄兮反風之行泠然善也有友焉子居狂僨孫猨與可否無異識也

周櫟園侍郎蕉堂小像贊 并序

先生自淮揚兵備擢閩按察使時山海阻多竊據先生假道自杉關入駐邵武卽治軍旅以計誅叛將熊再法秦登虎等降其卒三千人獲大盜耿虎皆在蕉堂中事經晝八閱月閩西境以安洎至榕城莆田郭無疆爲寫此圖順治戊子夏也先生年四十有七其後更四戊子又二十有二年予從先生裔孫秀才澍恩得拜此像謹系之贊

猗與先生貌清心苦繡衣來思入閩安堵海濱草昧下

民敢侮目空蛟鼉手珍熊虎拂盾揮毫四字本先生詩嗜奇好古綠天陰陰箸書其下同書字觶等書皆成於此時萬山詩人同堂聽雨鼓鼙聲來折之尊俎先生刻邵武士人詩爲一集曰萬山中詩庚支一木繼漂衆呴煦幾㴞飲章俄讙芭䑛康熙三十五年祀名宦滄浪之樓去之數武請樵此像更配嚴羽嚴滄浪詩話樓亦是時所築

汪容甫先生金山精法樓校書圖贊

惟泰運乾隆文明顯昌四庫億籍伊盼匪臧南賜吳越布於舊京興學稽古庶登賢良駪駪汪子冠時儒英是正庸述爲後作程昔仲山甫古訓是式（讀如試）亦越獻王實事求是雕幾非古胡厭故喜新膠革非實胡飾似混眞或出或處孰疵孰醇精深卓越丕惟哲人大江有山大山有樓峩峩洋洋曠古鮮儔居高決疑矚遠洞幽揆日四極豁雲寸眸神明不朽御辨天游報功埀則允秩春秋

王海門撫松圖贊

無園彭澤無樓貞白滄桓如何惟據一石百城之表歸於太空其神長在謖謖風中

楊芸墅小像贊

鬱天人之策而功在藝林踐退讓之操而名聞東南久不相見何貌之臞何思之深誦暮年之詞賦感不絕於予心

戚復郁表兄七十四歲小像贊

萬石家風一硯世守菲言厚行詩左書右道重山藏訓

貽屋漏培根㝅英馨烈彌茂采神草以優游將羨期兮

比壽

魯山瑞麥贊

哲后當陽土中時育貽我麰牟穧於姬籙一三四歧一本具足陋乾德旗歌興國曲鄭侯爾雅爲政惟儒不其之應大年之書民願上言侯止曰毋勉成仁讓允著珍符

衍聖恭慤公 毓圻 蘭竹贊

春風與人其悅性也秋霜立節其厲行也見於遺翰和且勁也是惟心與造物游而藝斯勝也

方彥聞 履籛 隸書贊

觥觥隸古華山之僑剛而能慧逸乃生遒風埽夢垢雲散神州遺文十四零落旁鳩翰墨何靈精采焉畱如見其人高冠獻酬衆驚變化曷不進求其質萬卷其氣千秋

吳子苾按察古鏡銘冊贊

肆丹陽銅以湅以鎔從於鼎鍾以修爾容以無蝕無封

青龍鳳凰翼我家邦長清明百鏡室靜以壽文有質照

古心照今心心心如一

高祖母南樓太夫人紡餘閒課冊贊十一首

南樓祖居秦谿之中其北書畫（亦樓名）緗素常充楙古尙物悅我髯公（五世祖鶴庵先生自號）女桑環廬修其蠶織餘事及茲公喜灑墨車旁授經垂世作則（時文端公昆弟方幼太夫人坐之紡車之旁口授諸經其後文端官京師作夜紡授經圖仰蒙高宗純皇帝賜題藝林傳誦）

右冊首題紡餘閒課髯老人

月生谿上始見南樓一枝橫出如夢羅浮

右第一幅梅高祖廉江先生題云夜窗香漸暖疏影一枝斜

漁樵取物惟牧遂生昌昌春氣放手徐行

右第二幅童子繫牛柳閒題云頭不笠口不

笛問瀑酒家多恐不識

幻非蟾芝明如鱿蘭林澤之秀階庭之觀

右第三幅幽蘭芝草題云作羅含室中之想

栁依依燕于飛十畝閒春風歸

右第四幅楊栁雙燕題云陶令門前風度烏

衣巷裏規模

大道默成吉人辭寡周末文勝乃多作者逍遙胡游離

憂胡寫掩卷以思蕉石之下

右第五幅蕉陰讀書題云試向蕉陰探所讀

若非莊子定離騷

雨發天香風馳過影游神之庭爰清爰靜

右第六幅荷花蜻蜓題云白菡萏香初過雨

紅蜻蜓弱不禁風畫裏分明見放翁

千尺松齋冊中有此印下有黃華寒蕊掩映曲籬周遮二三

賓友觴詠無譁大末歸來中錢之家康熙丁丑鶴庵先生自西安教諭致

仕歸時年七十八家居凡五年此冊盖壬午以前作中

錢在半邏明嘉靖中我祖太常公舊居也禕石齋文集

云我家自臨江太守作裕後之堂於三都鄉人稱之曰南錢太常考兩涯公臨江兄也而稱其居曰中錢中錢之北族居而別村曰北錢康熙癸巳載六歲始隨先大夫至中錢浜得拜太常公之承啟堂楹帖云百年堂構承先澤萬卷圖書啟後人南樓在承啟堂之西後則書畫樓今承啟堂處惟書畫樓巍然獨存儀吉案今北錢居者多已它徙其地亦無可攷中錢南北岸族人居者都非老屋而書畫樓至今尚無恙或郎指以爲南樓者誤也

豈必柴桑逢王宏邪

右第七幅松菊清尊題云方苦無酒忽來太守放下尊罍同傾大斗

翩翩翠碧朵朵芙蓉盈盈秋水望之莫從

右第八幅芙蓉翠禽題云寫出翠禽清健格

芙蓉秋水倍縱橫

郡城無山山乃傍海扁舟近游巖壑斯在飛空直下寒濤漼漼相對年年其容不改

右第九幅秋巖望瀑題云引領看飛瀑移情不自知

鹿門高風今古吟諷出處江湖往來龍鳳吾廬當年殆相伯仲冬卉方妍寒知觧凍蜜脾緘春朱實破霜何以培之漢陰之甕

右第十幅天竹蠟梅題云自入鹿門甘冷淡

丹黃不到歲寒心

高祖母陳太夫人畫贊三首

東坡詩意立軸 錄蘇詩於前竹外桃花三兩
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
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東坡題僧惠崇
春江小景惠崇宋元豐間僧人畫法類趙大
年而濃秀過之予作此圖筆法稍師黃鶴山
樵覺春雲藹藹春水瀰瀰疏曠自然處或可
傳坡詩大槩也康熙辛丑二月秀州女史陳
書畫併識下有朱文方印二一復庵一陳某
乾隆朝會經恭進幀首有乾隆御覽之寶楕
印左有乾隆鑒賞圓印三希堂精鑒璽長方
印宜子孫方印右有石渠寶笈長方印嘉慶
朝以 賜戶部侍郎上海趙公故右角有賜
本長方印左下方有臣趙秉沖恭藏
印查清華人渼得之吳門以贈儀吉

春風徧物春水生姿長江一鏡溫然不澌安流千里潛然無淈微生咸若毛羽戲娭郁郁卽目邑邑如斯寫茲壁色貢於

天墀鳧鷖太平樂哉康時

魚籃觀世音象款云康熙己巳十月朔日女弟子陳某敬寫

我聞有物救衆生苦衆生蠢蠢弱皆強取應器長處在心一舉匪依而依同焉網罟放生河上玩彼喁喁先六世祖

紫芝府君所居左右皆爲放生河閱於貪餌竭澤爲供曾有佛月傳之

妙容大神慈力褰裳欲從

墨荷款云雍正元年二月南樓老人寫

澤陂之荷寫生最難空中能直清極無寒風前雨外俯

沼凭闌遠公社近魯望詩觀

戚母許孺人手書射山詩鈔贊

海上許族黃門仍雲中閨士行孝慈儉勤阿澤蚤聞性匪絲敎舅耄樂康孝平惟孝臧獲婢妾燠休均施有兒七十追念天慈盛衰豫資衣食自貶處隘如寬曰惟其儉多藝善用治絲不棼煩搊纖悉曰惟其勤勤則餘暇怡情文翰暑硯明窗冬缸深幔夫子劬學積書爲巢居奇得閒弃日以鈔童子趨前時時竊見老去重瞻慨然復面昔誦小篇今知射山徵車戾止白衣而還遺獻大名田開古度十家編摩勵有傳布 射山先生早棄諸生康熙朝以博學宏詞

徵不赴遺集爲後人編輯各異倘可王氏所集凡有十家此本起順治乙未訖康熙乙丑詩一千四百三十二首凡十卷前無序不知何人所傳聞當時借自查氏初白爲先生女夫或其手定邪然倘可十本中有查本只云二册起丁酉訖癸卯又不同楷書廿萬貽子孫曾孳更體勢冰靜玉稜江南之人遐哉茂漪外生思慕跪嗷斯辭

盧厚山宮保贈大端硯銘 乙未仲夏

小西洞天藏硯材我游南海山始開涿州宮保召工治弟為三等甲取斯贈予箸書為歌詩

冰梅端硯銘七 出水歸洞下僅十餘硯盧公得其

石如冰冰如梅清寒一氣中灑筆春風來

黃秀才元宻贈硯銘二首 乙未 莆田人久客廣州

此南宋之製亦西洞之秀人爭斬子求舊

硯農秀才別字贈硯為別石叜抱石歸耕歸乎與硯為耦耕之以石尋盟

韞玉硯銘爲偃師喬生樹森作

獷石大硯塈亭獨見善刀深斲獲四寸玉溫溫其理嘘之欲水匪斲之艱識之惟艱塈亭生字

喬生贈大半瓦當硯銘

瓦壽於殿雖刓不爛塈亭斲大半爲我箸書硯展其狀兮月幾望兮不盈讓兮

餅硯銘爲黃蓟亭理作

口不侈而斂兮其謹言腹不虛而實兮其誠身人之端兮石之端兮

劉　同年勳贈方厚硯銘

雙美兮荆山之璧一沽千金一五百問胡然一倍厚硯之遺自我友昔我弱冠今成叜兮見硯既多如其厚者曾未之有兮

硯以建初慮虒尺度之方六寸厚二寸四面有渠中爲田背爲井田文旁刻有銘二其一康熙戊辰二月朔後三日傳爲侯官林同人筆也又一面刻安得如汝壽五篆書予名之日厚硯以貽琴谿又日汝壽硯時庚戌上元前一日

雞舌硯爲張詩舲銘

恥齋銘硯楊園曾見遠公得之詩翁世貽玉𪸩光雲吉祥傳芬芳

清遠峽山藤杖銘

吾昔乘曉月游峽山直上二百級躋其巔有藤如紫雲挐連蜷手可及之不得〻道人斲取攜之還屏置未用何間間一攲黍頭老而蹇今用求汝危我持安我安回翔徐步戶庭間

記事續藁卷七終

男彝甫謹重校刊